

## 在初期茅盾的獲得原理性的文學觀的契機

——他的俄國文學接收——

芦田 肇

茅盾的「文學是反映（表現）人生的」這個文學觀，是成為他的現實主義的機軸的文學認識，稱它為他的文學認識的原基形態也并非言過其實。

敝論的目的是，尽可能按照資料，要查明茅盾的「文學是反映人生的」這樣的文學觀是什麼時期，以什麼事情為契機獲得而形成的。

茅盾的「文學是反映人生的」的主張，已在一九二〇年一月份的他的評論里早就看得出。在那時期前，就是在一九一九年八月至十二月之間，他把俄國，法國等十多篇的歐美近代文學短篇作品從英文譯本重譯出來，登載在上海『時事新報』副刊『學燈』。它可能是值得認為和他獲得「文學是反映人生的」這個文學觀之間有關聯。這些翻譯作品之中，如契訶夫，高爾基，薩爾蒂科夫等俄國近代文學作家的作品比較多，這說明當時的茅盾是對俄國近代文學有很興趣的。

至於由茅盾登載在『學燈』上這些翻譯作品的英文底本是什麼書呢？至少作為那英文底本之一會出示的，就是美國出版的「新時代叢書 (Modern Library)」里的『俄國最好的短篇小說 (Best Russian Short Stories)』。因為由茅盾翻譯而登載在『學燈』的三篇俄國文學作品都是收錄在這里的。而這本書的卷首所收的「導言 (Introduction)」(美國謝爾茲 [Thomas Seltzer]) 的內容是和茅盾當時寫的關於俄國近代文學的文章（「俄國近代文學雜譚」）大致相同的。

該文章里，茅盾介紹俄國近代文學的作家與作品，而且指出其特色之一是俄國人認為文學要「表現人生，而且要有用於人生」。

「俄國近代文學雜譚」不是直接把謝爾茲的「導言」翻譯出來的，但是把兩者相比較對照起來，茅盾的對俄國近代文學的特色的見解實在是根拠謝爾茲「導言」里所主張的，這是很明顯的。茅盾的俄國文學接收是以承襲謝爾茲的關於俄國近代文學的見解為契機的。